

美帝在華暴行



中國人民解放軍 華東軍區 公安政治部警衛報社編印

一九五一年一月

目 錄

編者的話

美帝侵略朝鮮的飛機偵察掃射和轟炸我東北

一隻手還可以報仇

上海「二六」大轟炸

血仇必報

這幾年來美帝在中國留下的血債

卡車快如風，人命賤似狗

無理打殺中國同胞

敲詐、勒索、偷竊、搶劫

侮辱和姦淫中國婦女

血海深仇

永遠忘不了美帝這筆血債

罪惡滔天的「中美合作所」

美帝把人變成鬼

我親眼看見美帝殺害我們同志

華人與犬，不得入內

橫行霸道

美帝欠我的血債

和野獸有什麼不同

揚子江底的仇恨

美軍是野獸不是人

我要爲妹妹報仇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千篇血債永不忘，血海深仇記心頭

拿活人打靶

編者的話

美國在一八四四年就開始侵略中國，遠的不說，光說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九月十六日美帝軍隊就在中國的青島登陸，接着各大城市也都駐上了美軍以後，美帝就更公開和蔣介石勾結起來，蔣介石靠着美國主子大胆發動了全面性的內戰，美帝依靠蔣介石這條走狗壓榨中國人民。美國「少爺兵」擺着「勝利長」的架子，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任意槍殺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財產，強姦中國婦女。我新中國成立後，美帝更加千方百計來破壞，同志們一定還記得一九五〇年「二六」美機對上海的大轟炸吧，還記得從今年八月廿七日開始美機無數次的侵犯我東北，轟炸和掃射，死傷了我很多同胞，損壞了很多財產，這一件一件數不清的血債，證明美帝是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

這裏，我們搜集了一些美帝暴行的事實材料，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見美帝是怎樣屠殺中國人民的，我們要認識清楚只要有帝國主義一天，侵略就不會停止，暴行就不會停止。日本帝國主義毒害過我們，許多人都知道了，可是美帝國主義幹的比日本鬼子還要狠，因為它是現在世界上的侵略頭子。所以我們要堅決執行朱總司令的命令，充分準備，不受美帝的一切欺騙，認真克服和平麻痺，鞏固「永遠是戰鬥隊」的思想。

美帝侵略朝鮮的飛機

偵察、掃射和轟炸我東北

從今年的八月廿七日，美帝侵略朝鮮的軍用飛機經常侵犯我東北領空，進行偵察，掃射和轟炸，自八月廿七日到十一月卅日共二六六次，炸死炸傷我國同胞，六十六人，炸毀房屋五百八十七間，擊毀機車三輛，客車一輛、守護車一輛、卡車二輛。損失財產沒有統計。

『一隻手還可以報仇！』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臨江車站機務段司機徐國臣和其他幾個工友正在煤台上緊張地給一台機車上煤。這台機車在正午十二時就要牽引一長列貨車開往通化去。在它的旁邊還有兩台機車停放着。忽然

一個工友叫起來：「飛機！」徐國臣順着這個工友所指的方向看去，一架飛機恰在他們的上空向下俯衝。當他辨識那是「美國飛機！」的時候，便火速地跳下煤台。而這時美機的機槍就掃射了。接着又飛來一架美國飛機。他想「這樣多的機車在一起，應該疏散開才對。」於是他就冒着彈雨爬上了九二八號機車，想把它開往附近的山洞去。這時，機槍聲響成一片，無數機槍子彈曳着一條赤紅色的火燄，在他前後左右、頭上脚下、嗖嗖地飛落着。他勇敢而堅定地開動了機車。正當他把機車開出二十公尺時，他發現前面的道岔未搬過來，他只得停了車，並爬到機車下面，下顎墊在左手背上躲伏着。

突然，他的臉部全被土埋起來。徐國臣擺開土塊，看見左手除了姆指以外，其餘四個手指全被打的零零爛爛，鮮血在不停地流着。被美機擊傷的機車汽缸在哧哧地冒着汽，美機還在繼續瘋狂的掃射。他憤慨得忘記了自己的痛苦，用右手緊握住左手腕，不讓它流血，沉着地跑向運轉室去。

美機掃射十餘分鐘逸去後，工人們一方面迅速地把着火的機車救熄，一方面把徐國臣送到臨江縣立醫院。醫生給他施行了緊急手術。從此他的左手便只剩下一個大姆指了。當晚，他又被護送到通化市鐵路職工醫院去治療。

徐國臣在醫院裏對他慰問的人說：「美機打殘廢了我的左手，我還可以用右手來加倍工作和報仇。」各機關、工廠、學校紛紛寫信慰問這位遭到美國野獸殘害的司機。許多信都寫着：「我們一定要學習你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緊張地工作，準備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

（轉自「青島日報」九月十日第三版）

上海「二一六」大轟炸

六

美帝從日本徵集了些空軍人員，架着美國飛機，從蔣匪的站脚地出發來我上海市空進行轟炸，殺害我國人民，破壞我們生產建設。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五日，美機十四架在我上海市瘋狂轟炸了兩小時，投彈四、五十個，十六舖、高昌廟、楊耀浦、浦東楊家渡等地都遭到嚴重的災害，初步統計，被毀壞房屋四百餘間，被炸死七十餘人，輕重傷三百餘人。

二月六日，美機十七架，集中力量轟炸我上海楊樹浦上海電力公司、閘北水電公司、南市華商電氣公司、盧家灣法商水電公司和吳淞等處，當時影響到上海的電力供給，傷亡居民一千多人，毀壞房屋一千多間，其他財產損失就無法統計了。

血仇必報

——記勞動模範張來發的死——

上海電力公司二號爐子間的勞動模範張來發師傅，是個銅匠工人，今年五十六歲，在上電做了三十二年工，有一手好技術，在二月六日美帝蔣匪的匪機肆虐下，受重傷而殉職了。上電的工友聽到他的死難，都以沉痛心情投入了搶救運動，他們在大幅牆報上寫着：「牢牢記住這筆血債！戰勝困難、盡力發電、支援前綫，堅決、澈底、乾淨的消滅中國境內一切蔣匪殘餘勢力，直搗匪窩解放台灣！」談起張來發，他們都一致回想起修理三號鍋爐的英勇模範行動。

幾月前爐排壞了，照慣例要修理爐排必須先停火，因為鍋爐有六百度高熱，但是停下火來需要二、三天才能修好的，那就要使一些工廠因斷電而停工影響生產，這時候張來發師傅就發揮了新的勞動態度，向工程師提出了自己的辦法，他的辦法是，身上着二套打濕水的棉衣，外邊

再披上濕麻袋，爬進去修理。當時一些工程師還不十分信任這個辦法的。但在張來發熱誠下終於答允了。

張來發自己領頭帶着幾個工友，在六百度的高溫下穿了濕衣進去，烤乾了出來又再浸濕，這樣鑽進去爬出來好幾次，終於在二個鐘頭內把爐排修好。減少了公司一筆很大的損失，同時也使許多工廠能繼續生產不停工，由於這個英勇模範行動，全廠工人贈給了他「勞動模範」光榮的稱號。

自從老張得了這個稱號以後工作是更積極了，他從不脫班、遲到、請假。在上月工會號召大家購買公債時，雖然他的微薄薪水要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但仍然興奮的購買了十五分，並且還推動了別的工友購買。

市政工會上電分會副主任沈實善說：「三日那天工人代表大會開幕，他還代表我們市政工會獻旗，大家都拍着掌歡呼，他也跟着裂開了口笑，大聲的歡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一天他本來是可以加班的，

但是他甯願犧牲了一工工錢，參加還有生以來的工人階級自己翻身大會。」

開過會回來，兒子張定海在廠裏問起他開會情形時，因為工作忙，他只連聲的說：「開心，邪起開心，我們要好好工作，現在工人真是翻身了」，熱情鼓動着他，揮揮手又自管自去工作了。

六日那天匪機來，他鎮靜如故，站在自己崗位上工作，但不幸被美製炸彈片穿入肝臟，兩腿和左臂都被彈片打斷了筋骨。立刻抬到第二勞工醫院，在八日上午八時半不治身死。抬進醫院他還發着囁語高喊着「我要上班去！我要上班去」。臨死前他清醒了一陣，向兒子和他的妻子說：「我這次是被美帝和蔣匪幫殺害的，你們要認清敵人，努力支援前線，解放台灣爲我報仇！」他還表示着要家人在死後不要鋪張，要節約，省了錢好買公債。

大兒子張定海也是在上電做工的，他牢牢的背誦着父親的話，他說：「我父親告訴我，解放了工人要多做工，人人做工人人有飯吃。」他

的兩個弟弟張忠華、張永華還在上學，他的母親和哥哥的意思還預備將來再送他們到上電做學徒，繼承父親的遺志，做一個「光榮的工人」。

勞動模範張來發被炸重傷慘死了，這是美帝和蔣匪幫，滅絕人性的血淋淋罪行之一，上電和各廠前去慰問的工人，都爲這個光榮殉職的老工人致最崇高的敬意！化悲憤爲力量！他們曾在死者的靈前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誓爲死者復仇」！

（本報記者涯夫）

（轉解放日報）

這幾年來

美帝在中國留下的血債

卡車快如風，人命賤似狗

從日本鬼子投降後，一直到解放以前，中國幾個大城市裏，美國的吉普車在街頭上到處橫衝直撞。我們的同胞一不小心，就被活活的軋死。就拿上海來說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美軍的吉普車就軋死軋傷六百多人，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夜裏，有一輛美國軍用車，在亞爾培路飛快的急馳，撞壞了一輛公共汽車，當場死了三人，受傷一人，他們不理，直開快車向前跑，又撞壞三輪車一輛，車夫被撞死，坐車的客人受重傷，而美國汽車還是不理、不停，反而愈開愈快，又撞死二個行人，軋壞幾輛人力車，這輛美國汽車先後共軋死四人，重傷三人

，輕傷一人。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六日才半個月裏面，美軍車輛鬧禍事件，就達一百廿三次，傷害中國人民一百零五人。四月七日，十五歲的女孩黃菊芳被美軍吉普車撞倒，腦漿破裂，全身成了一個血人。五月十一日，美海軍中校克力司丁生，駕駛一輛很大的吉普車在上海南京路急行，在山西路口將電車月台撞壞，月台上堅固的水門汀柱子被撞倒，當時有等候上車的男女五人被撞傷。美軍鬧禍後就逃走。受傷最重的徐阿生，左臂左脚都折斷，隔一夜就死了。八月十六日，上海虹口裏虹橋壩，美軍吉普車飛快過橋，車頭衝進昇茶樓，站在行人路上的一個六歲的孩子被輾死。美軍想逃走，路旁有一個中國青年氣憤不過，跳上車去和他講理，叫他停下車來，誰知道他不但不停車，反把那位青年從車上打下來。一位中國女人乘電車往成都路，下車時，就被一輛急行的美國吉普車壓死，鮮血淋漓，美軍反而坐在車上大笑開走。

美軍汽車在北平壓死人的事情也太平常了，一九四七年九月三輪車夫高齊第被美軍十輪卡車壓死了。有一次在前門外，兩個老娘剛下電車

忽然來了一輛吉普車，把兩個人就壓在車底下了，其中一個婦女正懷孕，小孩都壓出來了，一次就是三條人命。

在青島，自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個月中，美軍闖禍一百九十五次，軋死撞傷中國市民二百廿四人。美軍汽車壓死中國人的事，在那時已不成爲新聞了。有一天十小時內，美國軍用車在青島的一條街道上撞死了七個中國人，國民黨反動政府當時給他美國爸爸定出了中國人命的官價；人命一條，美元五千，而一頭牛當年卻值七千美元。

在天津，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九月，發生了三百六十五件美軍用車撞傷人的事件，一共撞死撞傷我同胞二千人，那裏美軍強盜的眼裏中國人更不值錢，軋死一個中國人賠償僞幣十萬元，而當時一頭小驢却值僞幣十三萬五千元！郊外風林村郭鴻勛被美軍用車壓殘廢，十五歲的女兒被活活的壓死，他的妻子哭瘋了。

無理打殺中國同胞

美軍把中國人民看成亡國奴，可以任意殺害中國人民，可以把中國的兒童當玩物，隨便拋到河中，高興了就拿中國人當靶打。美軍來到上海十個月中，被傷害的中國人就有三百多人，無故毆打和殺死中國同胞的事件差不多每天都有。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日，上海一個人力車夫臧志誠（臧大咬子），拉一個西班牙人賴令納至溪口路華都舞廳，到了目的地後，這位坐車人不付車費，大搖大擺的就進去了，臧大咬子沒法就在舞廳門前等候。一會兒那位西班牙人賴令和一個美國水兵走出來，臧大咬子看見了馬上過去要車錢，却被這位美國兵上去拿拳就打，當場就活活的被打死了。臧大咬子慘死後，蔣家政府不但不給老百姓作主的，它連這個案子都不敢處理，出賣了司法主權，把臧的案子交給他美國爸爸的法庭去審判。同年十月十日，住在青島的美軍，用爆炸開心，任意炸死路上的行人。有一